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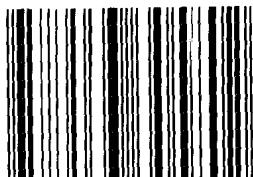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健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00

ISBN 7 5333-0580-9

Z · 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二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玄晏齋因思抄三卷 玄晏齋詩三卷

〔明〕孫慎行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書湖南講九卷

〔明〕葛寅亮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十卷(一)

〔明〕章一陽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玄晏齋因思抄三卷玄晏齋

詩三卷

〔明〕孫慎行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晏齋因

思抄三卷》提要

讀因思抄集題

學以明聖人之道也聖人
之道不可見而見之於書
其言雖千條萬端而其大
要不外乎人倫物理必倫
理明而後成世界天地得
以位日月得以明苟無倫
理則舉世皆昏冥卽
心身性命安置何處堯舜
開道學之傳便以明倫爲
第一義大學明德親民歸
于止至善又恐人不知至

善爲何物故引文王之敬止只在君臣父子國人以示的而且謂不知此者卽

不如邦畿之民與綿蠻之鳥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後世耽儒妄以知止爲聖學

因思抄集

題

二

之秘傳務深求其說而於聖人之所自訓自解反棄而不顧又日紛々然爲致知格物之辨夫人倫物理之不知卽是物之不格何以能誠正何以能脩齊治

平如是而欲言致知知止

豈不悖哉余昨歲南歸遇孫淇澳宗伯于途偶爲談

此宗伯出其困思抄相示開卷言知止即與余合余喜而盡讀之其所講解發

因思抄集

題

三

明皆從實證實脩體貼拈出而又無一字一語不根于倫物至其精警痛切處足以醒人耳目沁人心骨則又多余所不能槩者是大有功于聖學而今日天

壤間不可無之議論也往
余在成均與宗伯有一日
之雅比濫政地而宗伯家
居時以書相規切語多侃
侃其後宗伯入都稍知余
之苦每晤輒言天下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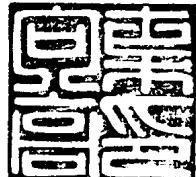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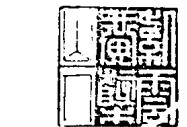
塞責蓋其允事認真不顧
利害皆如此其於知止之
學必真有得者余故書此
于簡端以見宗伯學問之
大意焉

福唐友人葉向高書

困思抄集

題

五



大計無一語及私其褪躬
刻勵當官盡節皆余所不
及嘗力請
分封事曰此事不了某與師
皆當拚一死余曰何至是
去可矣宗伯曰去何足以

困思抄集

題

四

困思抄集

題

六

玄晏齋困思抄叙言

今

聖明道教翔洽學士大夫率
都雅而譚名理顧天下國
家之事一屬於躬或素心
為變而末路多挫何也則
豈非不根極於性體第倚
辨於材氣其中有所不足
者乎先生文章道德歸然
望於窩內體與用合牢不
敏惡闊一班唯是受事尤
職之餘獲聆先生提誨有

玄晏齋困思抄

序

一

玄晏齋困思抄

序

二

目因請所為困思抄者讀
而卒業津津數千萬言靡
不根厥夙脩抒自靈詮證
獨見於百家匪求焉異剖
未發於千古不害其同其
大旨要在闡明孔孟性善
之說使人自見本來面目
其上焉者有以知堯舜之
可為而下焉者亦不忍為
暴棄之習抽關啓蔀直可
與太極圖西銘諸書媲諸
百世蓋知性無過先生矣

夫知性者無足也而無不足也無足則樽柱乾坤任天下於吾身而冲然若見其不足無不足則一切禍福利害寘吾身於天下而怡然又自見其至足信理

而行豈顧問哉是故可以不繙纖介可以躋立千仞可以百責擔當矢諸衾影夢寐可以一片血誠對諸天地鬼神可以昌言悟

主而不尸其功可以一辭去

國而不有其名疇謂先生而以材氣用事也者蒸民之頌山甫也盛稱其夙夜補袞之功以為天生保茲而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仲山甫舉之夫以德

性為職業斯真職業古大臣作用固如此矣今其在

先生矣

歲甲寅仲秋既望禮部祠祭司郎中林宰等謹序

玄冥齋因思拟三卷目錄

第一卷庚戌

知止解

自謙說

性命說

昭昭

關雎

反古之道

學文辨

仁說

不念舊惡

不思勉說

慎思解

莫知我章

萬行說

小人之中庸

有子

慎獨

尚論說

助長說

本末辨

貴道

致身解

生說

性善圖說

氣質辨

告子

自反

義外

勿正說

內交

舍已

致中和

時習

第二卷辛亥

執中

言志

天命說

二段

周南召南

九段

不及

求志

辭達

毀譽

無物辨

耳順

偶言

正命

兩端

格物辨

知味解

素位說

盡心辨

稱惡辨

不與退

義利

四端

欲惡

浮雲

知命解

時中

鄉原

先覺

大學義

鬼神

成章

第三卷壬子癸丑甲寅

爲仁由己

弗如

克復

知之次說

深造以道

山梁雌雉

成己

致曲

性教圖

問孝

春秋

闢楊墨

命過

掘井

與知

不謀其政

中立不倚

絜矩

玄晏齋因思抄

日錄

三日

朝聞

知生

小人無忌憚

干祿

未發解

浮海

性說

氣說

知道

取與

知天命

順天

似忠信似慈潔辨

聖人辨

慊心

困思抄

目錄終

玄晏齋因思抄第一卷

庚戌

晉陵孫慎行著

知止解

知止二字不明非徒錯看一部大學竟錯過一生學問
止卽仁敬孝慈信是至善也以此明德德始明以此觀
民民始親豈雅道當止抑亦人不能不止處人不能舍
倫之外別爲人亦不能舍倫之外別爲學故特稱止知
得至善真然後而定而靜而安而慮而得相因而至故
曰於止知其所止知止最吃緊今學者誰不識有人倫
玄晏齋因思抄

卷一

但覺人倫外尚復有道盡倫外尚復有學卽不可謂知
止卽一出一入精神終不歸歇思致終不精詳擾擾茫
茫如何有得止時得與中庸得一善同是知邊事到格
致誠正脩齊治平兼全方是實止方究竟一得字經文
有三知知先後知本俱已名列只知止引證文王在後
人却忽而他求纔說箇止輒想到奧妙去說箇定靜安
信慈莊在能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又曰學則三代共
人豈能勝是文王文王所稱緝熙敬止也只這仁孝敬
信慈莊在能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又曰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若此處不知卽不知格致誠正脩竟爲何齊治平又却何來從此一動步便不是路頭更何暇論大道蓋三代以下道術不明久矣只節義一途尚在人倫內然已多不合道者至說道德卽未免悠悠空曠若功利辭章更夢想不到人倫地位嗚呼何不于知止急求之文王之止未及夫婦故後足之以桃夭未及兄弟故後足之以蓼蕭朱子所謂推類以盡其餘者也非是倫外尚別有道別有學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弗受是含簾食豆羨之義也人莫大焉子親戚君臣上下子莫曰賢賛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可見硤行脩名凡屬意見用者縱做到讓國事業聖賢視之只是含簾食豆羨唯日用人倫循循用力乃所以爲實學所以爲大人中庸明善只明此至善也知仁勇達德全在行五達道諸章至聖至誠至道至德便明挑出至字誠身便是寔止

自謙說

自謙只合從謙字今人鮮自欺也夫謙只說不能實好善惡惡夫不能直自怠耳不可謂欺須是未能而飾爲已能方謂自欺然則已能而常若未能得不謂之自謙乎好色之好惡臭之惡人情終無滿足時也脩身者好惡如此非自謙而何若小人爲不善見君子方厭然真是自欺且又掩不善著善如何可謂之自謙也謙字寂是學人向進鋸鋒從此便切磋琢磨愈覺有不能已之勢不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親賢樂利沒世不忘不肯歇脚然非實有一副爲已心

自謙因思朴卷三

自謙只合從謙字今人鮮自欺也夫謙只說不能實好善惡惡夫不能直自怠耳不可謂欺須是未能而飾爲已能方謂自欺然則已能而常若未能得不謂之自謙乎好色之好惡臭之惡人情終無滿足時也脩身者好惡如此非自謙而何若小人爲不善見君子方厭然真是自欺且又掩不善著善如何可謂之自謙也謙字寂是學人向進鋸鋒從此便切磋琢磨愈覺有不能已之勢不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親賢樂利沒世不忘不肯歇脚然非實有一副爲已心

自謙只合從謙字今人鮮自欺也夫謙只說不能實好善惡惡夫不能直自怠耳不可謂欺須是未能而飾爲已能方謂自欺然則已能而常若未能得不謂之自謙乎好色之好惡臭之惡人情終無滿足時也脩身者好惡如此非自謙而何若小人爲不善見君子方厭然真是自欺且又掩不善著善如何可謂之自謙也謙字寂是學人向進鋸鋒從此便切磋琢磨愈覺有不能已之勢不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親賢樂利沒世不忘不肯歇脚然非實有一副爲已心

自謙只合從謙字今人鮮自欺也夫謙只說不能實好善惡惡夫不能直自怠耳不可謂欺須是未能而飾爲已能方謂自欺然則已能而常若未能得不謂之自謙乎好色之好惡臭之惡人情終無滿足時也脩身者好惡如此非自謙而何若小人爲不善見君子方厭然真是自欺且又掩不善著善如何可謂之自謙也謙字寂是學人向進鋸鋒從此便切磋琢磨愈覺有不能已之勢不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親賢樂利沒世不忘不肯歇脚然非實有一副爲已心

王文成說謙字義亦如是

性命說

性命只是一箇孟子分作兩邊說正要破人兩邊見說性處便有命何得謂性說命便有性何得謂命君子不謂性故曰天命之謂性君子不謂命故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昭昭

曩有友疑中庸甚謹嚴今夫天一條文稍衍余心知其說非也然無以對歸而積思久之是中庸直指性

亥安齋因思錄

二卷

四

體而天所以開人與人所以合天者盡在是夫以天之浩蕩竟不知何處津涯何從奏泊直指之斯昭昭而天可括且天道無窮而曰及其無窮豈真有積累乎無窮皆斯昭昭也所謂爲物不二者也故能常繁常覆而不測之用神天吾之心不有昭昭存耶一念如是萬念如是一息如是終古如是蓋不盈寸而握天地之極焉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又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正此物也故地與山川俱詳列並言正欲人博觀俯察而悟昭昭之覆果無窮也然地山

川則曰一撮土一卷石一勺有形可見故有一可指而天直曰斯昭昭雖有愚人當下可見雖有智者無從名說君子請以是試思之

關雎

哀樂皆根乎性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實于是在始吾誦關雎之樂不淫哀不傷以爲聖人之有至德而已而曾不知反之性也已而知聖人之盡性而潘傷哀樂之際茫不知辨也及吾忽有省焉而後知其辨也吾蓋身試之哀而然始吾哭吾父也數千里奔

亥安齋因思錄

三卷

五

歸見星起者百餘日忽聞人言若不聞者卽平常語忽不解明年坐寺中連兩無事一晝覺心有懸絲視蛛絲更細長不能分一番直下心爲之醒自後期年喪事吾尚能執勞夫兄於父豈不相懸絕哉然吾哭仲兄半月餘當午極營惛惛力遣未止然猶一月哭也及聞伯兄喪哭仆地再哭不能聲兩足軟不步者年餘夫吾誠不能致哀吾父然以兩兄之情論又不曾減半矣而憊乃倍說者以爲年漸加長且重喪之後其摧必甚是固然然而未悉也吾念方哭父時第

知父可痛悼而已心一往而計無還以陽明勝者也
及其哭兩兄也陰氣之乘多矣思兩兄氣稟皆兼人
又伯兄五十仲兄更少五喪直在百餘日內人生呼
吸竟不可保不覺內顧而傷故每一哭泣輒若骨節
解碎及居間時思對人時言仰天時歎銷靡愈裂至
今數年猶然豈必盡以兄故乃思吾之哭兩兄果誠
哀也當何遽至極憊孺子終日啼號無損天和中年
傷感困頓不不支人生往往如是乃知哀與傷辨夫
哀性也而傷特情之私也性愈用而日新情一沉而

玄晏齋因思抄

一卷

六

立敗卽樂淫何莫不然陰陽訴合天地和同此樂之
爲正性也好色少艾貪愛相乘此淫之爲私情也古
人稱邪淫不稱邪樂文王刑于寡妻誰離在宮后妃
窮冤婚姻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于動靜
琴瑟鍾鼓可弦可歌不聞以樂損德今之人則未樂
先淫未哀先傷者也又認淫爲樂認傷爲哀又枉見
其淫不見其樂枉見其傷不見其哀悲夫闕雖蓋舉
其什非特首章也諸詩多爲哀樂發誦之皆足見性

反古

今天下同軌同文同倫夫子曰吾從周其心不過自
同凡民之所爲而已夫以夫子至聖豈不深于古之
道而其心狃欲自同凡民之所爲彼反古者其品不
過賢智之人而其心遂有不可一世馳騁千古之意
其淺中狹量何如故曰言足以興議禮制度考文之
謂也默足以容吾從周之謂也然則信而好古與好
古敏求者又謂何曰好古非用古也唯用今之道方
不失古之意且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子
不祖述堯舜乎而其所憲章唯文武夫唯有堯舜之

玄晏齋因思抄

七

祖而後能爲文武之憲也若反古者逞其獨見其病
根原總不脫愚耳烏乎知古然則爲邦奚四代之取
曰禮不敢從夏殷爲下之道也有王者作千古折衷
此非爲下之道也

學文辨

人之所以爲人實行而已若不孝弟不謹信不親愛
何暇言學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儘他全力欲都
用在行上文卽古人道術教人行者也但說弟子之
行尚敦朴一邊源頭多有未洞徹處條理多有未停

當處須學文方日長益文者道之燦然可見者也學文蓋將入道也故弟子以學文爲行之終君子直以

博文爲約之始孝弟直到禮節文樂舞蹈謹信直到

庸德庸言慥慥汎愛親仁直到曲成道濟方稱博文

約禮然從博而約卽文爲禮總只是因文見道誠造

詣到極全其聰明未免以偏至入故但可曰弗畔若

顏子博約全入無先後可言且曰博我約我則又躍

然得所以爲我而文與禮特其名目得我則無在不

是文禮無時不是文禮而道益無容言說是顏子卓

爾未由所以爲深見道處至如弟子記四教曰文而不

言博又曰行曰忠曰信而不言禮捨三字方合得

一禮字足知見道與成德不同在顏子方能深見乎

道在諸弟子不過各成其德耳夫文無窮盡隨人所

見若論文之極卽文思文明夫子文章文不在茲捨

不還是與約禮豈真兩截有先有後但後人學道不得

不從文入耳凡學人俱得稱弟子非年少之謂也若世之文意見技能支離多術豈古人所謂文乎禮

云甘受和自受采聖門文學唯游夏而子夏以賢賢

忠孝爲學子游謂酒掃應對逐夫忘本足知古人所重在此不在彼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仁說

夫子稱復禮爲仁孟子又以仁禮存心分言心只是一

仁禮是兩項名卽禮智信亦然如云禮者義之實

也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何可截然爲五辟

如五行五音迭相爲宮又辟諸五色迭相爲質若不

輒以爲仁無不該而他不心然此可謂不知必者夫

是一如何迭相爲得今人見聖門多言仁易言元善

忠安齋因思朴

卷一

八

卷一

九

水一而已矣及雜技之辛甘酸苦卽味隨變謂味非

水不可謂舉一味而以爲水性不可夫性猶是也後

人至有以孔門重仁者孟子重義者有謂後儒重禮

者講良知重智者又以爲土于五行無不在重信者

此無異執一味而以爲水性專在是也如孟子明說

放其良心蓋指仁義也至後卑以本心指義復以人

心指仁人路指義又復以人之安宅指仁無穿窬之

心指義言之卽異會之卽一

不念舊惡

不念舊惡昔人以爲清者之量予直以爲仁者之心

夫所以惡人者爲其惡也若已改尚念是獨何心夫

唯不念而後與人善之途寬故曰仁也且彼所爲念

舊者非真惡惡也人唯與已關也卽非有甚惡輒仇

讐疾之若與已不關縱大惡搖手不問已耳不然嘻

咲當之已耳中藏鄉愿之操而外不敢爲夷齊之行

其心曾何見惡之可惡哉而况于舊者又奚咲咲爲

夫夷齊惟不忍人惡故不樂念人舊惡彼嘵嘵然洗

索之苛切者真汎汎然疾痛之無與者也予故曰夷

齊仁也往郢中有友聞予言而正之者曰夫子不厭

不倦仁也而夷齊非也予因舉孟子其趨一也一者

何也曰仁也以對友無以難予遂言曰夫夷齊不立

不言之心正夫子不厭不倦之心也人情多有好勸

之不從痛絕之乃始改心易行者夫夷齊之惡蓋亦

出於無可奈何也至不念而本懷盡見故孟子謂

百世之下間風者興於此見仁體之流注焉予因是

歎今世不獲善人之用士人不獲自新之利俱念舊

之爲患也非必惡也卽一青輒生不焉無已蓋人才

之壞多矣讀韓子原毀一篇可爲明鑒

不思勉說

世間人不誠只爲有思有勉吾人立下要見得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的實理真切明白是爲擇善擇久分

明將從前思勉心一切放下日用云爲純是性真運

用是爲固執然則聖人中道何獨言從容曰從容者

正不思不勉之謂也或疑聖人無擇執曰伏羲畫卦

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可不謂博學乎舜好問好察可

不謂審問乎周公夜以繼日可不謂慎思乎堯舜惟

不謂審問乎周公夜以繼日可不謂慎思乎堯舜惟

精惟一可不謂明辨乎非知之艱行之唯艱可不謂

篤行乎夫擇執非思勉之謂也然又有或勉強而行

之者何也夫勉直謂力當勉用而非謂道可勉中也

且愚到必明柔到必強道亦何嘗不從容中今不知

不思不勉之實理而徒執有思有勉之虛見以求誠

身且謂唯聖不思勉人自當思勉豈天道有兩耶抑

人道亦有兩耶寧有思勉併個便可稱誠之者耶或

謂思勉何可不用余曰窮天地亘古今唯此一點不

容思勉處默相感動如何却要思勉古來忠臣孝子

義夫節婦儘有殺身同而精神光彩與不光彩風聲
磨滅與不磨滅只一獨知獨覺之中從容與勉強者
微不同耳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種種工夫正
爲思勉猝難去耳曰若是則世人俱不合思勉耶余
曰卽世人亦何處用得思勉辟如見入井惻隱豈嘗
思入井之可哀而後勉爲惻隱否孩提愛敬豈嘗思
父兄之爲親而後勉爲愛敬否夫四海之當保獨何
異于孺子天下之可達豈獨遜于孩提嗚呼此可與
蓋安齋因思批

卷一

十三

知性者道也

莫知我章

會山舉莫知我章問予首以不怨不尤對予曰此是
吾人一生貼實脩詣處人情怨尤只爲遭際不好若
論孔子五倫上竟無一毫扯平得少孤子死絕糧畏
逐酒迺君臣不合以孔子道德便是與堯舜中天並
羨尚未足而遭際如此常人有一不如意便覺拂逆
莫遭際比古人該好多少然怨天尤人之意尚時時
橫于眉睫不是猛斷怨尤如何略有進步又問如是

是蓋學否曰未盡也然實學問却是不怨尤中來且
莫說聖學比如常情失了父母纔覺孝心親切無了
兄弟愈覺悌意真懇夫喪妻後恨不極做賢夫父哭
子時恨不倍做慈父蓋遭一番摧折自然平却一番
心地平却一番心地自然抖出一番精神寧暇嗟嘆
說浪頭話作湯天事卽欲不小心下學亦是不能不
然何故孔子首說不怨尤又問上達如何曰未嘗下
學何知上達如中庸說經綸立本推到知天地之化
育又推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自吾儕觀之未有實
玄安齋因思批

卷一

十三

印證于今只宜先絕怨尤根欲絕怨尤亦未易能須

自付平生德業若何享用若何只有徼幸過分決無
枉屈受虧如此自應勉強孜孜日用人倫內著實不
令分毫放過便不知不悞不亦君子遜世不悔唯聖
能之恐上違當亦不遠夫孔子原自謂人莫知吾儕
更復何言但深感怨尤易動覺於此撤得方有學路
不然慕外希高談玄說妙自以爲大學問總不過妄
怨尤種子正吾儕所宜深戒

慎思解